



民間文化與連雅堂

王見川

通識中心社會科學組專任教師

現今談到台灣歷史文化，有二個人頗受爭議：一是辜顯榮，一是連雅堂。資料記載，連雅堂，名重送，字允斌，後改名橫，自號雅堂，光緒四年（1878）正月十六日，生於台南府城馬兵營。連雅堂有三個哥哥，其中二哥叫重裕，名城壁，號應榴，曾中秀才，日本領台後在台南市大西門街郵局和岳帝內，幫人擇日、算命謀生。父親連永昌，經營商業數十年，喜讀《春秋》、《戰國書》及《三國演義》，所言多古忠義之事，給予連雅堂很大的影響。

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）十一月十一日的《台灣日日新報》報導說：

臺南連橫，字雅堂，號天縱。初為臺南新報記者，危言黨論，咄咄迫人，繼創立福建日日新報，大張民族主義，入閩民氣，為之一振，乙巳四月，在廈倡議抵制美約，登堂演說，觸怒美領事，照會廈道，欲封報社，雅堂不屈，謂言論自由，吾人天賦之性質也，其文名遂震動一時…

乙巳年是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。以往，談論連雅堂者，都未見此，並認為他之所以結束《福建日日新報》，是因為排滿言論激怒清廷所致。從上引資料可知，連雅堂是因倡民族主義，抵制美約，其報社才被迫關門的。

照連雅堂後代描述，他只接受傳統私塾教育，似乎未上過新式學校。若果如此，那他實在太厲害了，居然懂得「男女平等」、「言論自由」這些時髦觀念。不過，國分直一在昭和十七年（1942）的〈連雅堂氏と伊能嘉矩氏〉一文中提供不一樣的連橫經歷：

雅堂…六歲時跟貢生鐘元瑛，八歲時從住在樣仔林廩生鄭夢蘭學習。（日本）領台當時，明治二十九年到上海入學張之洞設立的上海強學會。畢業後，回台進入台南新報社。雅堂會以新的見解反駁社內漢文欄前輩的意見。三年後，到廈門經營福建日報。因某件事回台，短暫到台北的《台灣日日新報》上班，數年後辭職，任林季商的秘書。林季商是大開墾事業者，他到大陸時，雅堂也跟著，遍遊沿海九省。歸台後，再到《台灣日日新報》社任職。之後，擔任林熊徵的秘書四年，住在林本源。之間，兼任台灣新聞記者。此後，離開台北，回到台南，入台南新報社。一年後辭職，再任林熊徵秘書。期



間，刊行《台灣通史》…《大陸遊草》、《閩海紀要》。之後，在台北經營「雅堂書局」，發賣《四庫全書》（昭和2年—5年）後歸台南，在《三六九小報》上發表《雅言》，昭和八年到大陸，昭和十一年死於上海，享年59歲…由此可見，連雅堂一、早年到大陸上海受過新式教育。二、他曾當過板橋林家林熊徵的秘書。三、在昭和年間，他從事不少文化事業。

一般評論連雅堂其人，大部份的焦點擺在大正七年（1918）他寫的《台灣通史》和《台灣日日新報》上發表的「鴉片有益論」。當然，也有一些人關注連雅堂的風流韻事，如他與王香禪間的愛情故事。

其實，連雅堂真正令人欽佩的地方，恐怕是他在關注台灣文化的部份，尤其是民間文化。其大者如下：

- 一、他公開為文肯定歌仔戲的優點。
- 二、改良民間迎神賽會的藝閣。
- 三、對地方名產的重視。
- 四、發掘民間匠師。
- 五、重視民俗風情。

關於前二項，筆者已有專文討論，請參看我與李世偉合著《台灣的宗教與文化》及《台灣的寺廟與齋堂》二書！至於第三點主要的例子是他在文章言及愛玉凍、擔仔麵和麻豆文旦。第五點指他描述採茶歌和孔明燈（即現今流行的天燈）。在此談他發現葉王之事。他在《三六九小報》發表，後收入《雅言》中說：

廟宇大門之內，兩旁壁上，分塑龍虎，謂之龍虎井…台南廟宇如興濟宮、靈佑殿、溫陵祖廟均有此物。兵燹之後，每遭毀壞。今其存者，唯嘉義丹霞宮之龍為名匠葉王所造，旁書道光癸卯葭月吉旦和雲葉王自手喜作斗謝是，少時之作也。葉王嘉義縣治人，生於道光二年，曾從中國陶工學燒瓷之法，渲染五彩，色澤分明，如關壯繆、觀世音、文殊普賢之像，高僅尺餘，尤為精美，名曰嘉義交趾…葉王性敦厚，善雕刻，各地廟宇多請造像，乘興而往，嘗竭數日夜之力，以成一物，否則雖懸重金而不就也。光緒元年卒，弟子數人雖習其藝而不能精。

這是目前所見最早提葉王「交趾燒」的資料，可惜相關研究者，罕及之。不過，當時頗有回響，昭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《三六九小報》「來稿」即云：

閱讀九月十三日，貴報雜俎欄內，連雅堂先生雅言云及嘉義名匠葉王所造之陶工



南台通識電子報



期刊別：第 009 期

發刊日期：98.10.21

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

品，優美異常，此固事實也，非惟製品之巧妙，且大有文雅之風存焉，即如北門郡學甲慈濟宮，建自前清咸豐八九年，東西兩壁間，皆出葉王手製也，昭和三年中，該廟大加修繕，因拆卸時，破毀頗多，至今現存在者亦尚不少，則有二十四孝山，有八仙帶八騎過海，有宋仁宗皇帝觀狄青戰王天化，尚有封神之戰事數節，其廟上有七賢過關，有張公藝九世同居，有春遊青草地，夏賞綠荷池，秋飲黃花酒，冬吟白雪詩，其人像之高皆六七寸，或配以雲霞，成配以屋宇山水花木，種種不一，其外尚多飛禽走獸水族，大小不等，俱皆神采宛然，凡所見之人，莫不深羨謂焉。

連雅堂在台灣民間文化上的如此貢獻，早在日治後期即引起民俗學者的注意，如國分直一即在〈連雅堂氏と伊能嘉矩氏〉，稱讚他與伊能二者在台灣文化研究上的業績。悲哀的是，台灣人至今尙身陷政治的糾葛，未能正視連雅堂的遺澤。

附記：本文受限《電子報》體例，刪去相關註釋，有興趣請看筆者上課教材《趣味台灣史》（出版中）。

[上一頁](#) [回首頁](#)